

奉贤文史资料



第17-19卷(17)
(1993)

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

1、朱家宅战斗回忆

王菊林

2、绅士吴士林被害经过

姜福庆

3、南桥包祥丰糖果糕饼店

陶颖祥

朱家宅战斗回忆

1947年12月，中共领导的浦东人民扩丁总队短枪队与塘东、东南、路南等地区武工组配合，在大白天袭击了国民党驻南汇县万祥镇的正规军“青神”部队一个连。敌受挫后，为挽回其政治影响，以“青神”部队为主，集结各方面的兵力，对我进行“清剿”，妄图围而歼之。为避敌锋芒，保存力量，待机打击敌人，我短枪队迅速转移到南汇坦直、三灶一带隐蔽活动。当时，供给相当困难，战士经常饱一顿饿一顿，生活极其艰苦。一天，指导员李铁锋对我说：形势紧张，可锻炼革命意志；但肚皮吃勿饱，对士气很有影响。总队在哪里？地区武工组在哪里？一时又联系不上，你能否找关系借些钱，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。我说：好的，奉贤滨海乡张世楼关系多，有办法借到钱。于是指导员要我带几个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一起去，并交待路上小心，要随时准备战斗。当晚，我带了潘银山、周友根、周阿三、顾祥生4名战斗骨干，配有汤姆冲锋枪、卡宾枪、步枪、快慢机、盒子枪等武器，长途跋涉，一夜间直插滨海乡严伯官家（是我们的联络点），翌日找到张世楼。当张知道我们的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寒冬露宿，常不得温饱时，二话没说，当即去唐家宅娘舅家，动员几个表兄弟想办法借钱。在借钱的日子里，我派潘银山、周友根去塘东万祥一带了解敌情，并约好返回时的联络地点。我和周阿三、顾祥生坚持每天流动宿营。约在1948年1月初的一天夜里10时左右，我们从唐尼古家用船运到朱家宅宿营，发生了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。朱家宅为奉贤县滨海乡第十四保辖区（即现在的平安乡五四村朱家宅），宅基四面环河，仅西南一个堰能进出人员，是个便于隐蔽的好地方。主人朱摇官老伯伯，我们从小熟悉，他看到我们从万祥缴来的汤姆枪，问长问短，很是高兴。我告诉他，这枪是美国造的，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运来的，我们不打条子就接收了，讲得大家哄堂大笑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派周阿三去找严伯官要他通知老关系周寿山、王保根和在四团镇镇上搞敌人清报的黄连根等来汇报情况。张世楼高兴地提议，今天客人来得多，应改善一下生活。于是由周阿三去严伯官家促来了一只七八斤的大公鸡。周

...]

寿山、王保根来得早，王帮顾祥生杀鸡，周阿三又去唐顺祥家等候黄连根消息。我和张世楼、周寿山交谈工作，忽然，一位老妈妈急急匆匆地跑来说，快！快！黄衣裳来了（指国民党军队）。我听到情况后，立即拿了汤姆枪同张世楼到场角柴堆旁察看敌情，见到一部分敌人已占领西南角朱阿毛家柴堆开始向我射击，掩护着另一些敌人冲向我宿营地，还有若干敌人在西边大路上往北疾进，企图从西北方向包围过来，情况非常紧急。根据我们在十三坎朱林祥家与敌发生战斗的经验教训，在敌占区打游击，要坚守宿营地是没有出路的，敌人闻声会越打越多，而我们没有外援，寡不敌众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。因此，乘敌人还未形成包围之前，只有主动撤离，叫张世楼、顾祥生用卡宾枪和步枪顶住西边大路上的敌人，我在柴堆旁用汤姆枪瞄准敌人就是几个点射，虽汤姆枪射程近，不易射到敌人，但敌人听到枪声，不敢冲过来，伏在地上朝我打枪。我乘机迅速北撤，同张世楼汇合后转向东面，边打边撤。这时，离我们约100米处，隐蔽在朱阿毛家厕所旁的敌人一挺机枪向我打得很凶，威力很大。于是我用顾祥生的步枪对准机枪方向连打三发，把机枪打哑了。在迅速继续东撤时，见一条河浜挡住去路，我们不管天冷，泗水过河，张世楼身体虚弱，过河后就吐血了。这时，周阿三在唐顺祥家听到枪声，马上前来增援，在路上会合后，同我们一起战斗。张世楼由他人扶着向北撤，我在后面掩护。其中一个反动家伙紧跟着我们，不断地向我们射击。我们前面走，他在后面跟。我们停，他也停，好象我们后边拖了一条尾巴，对我们撤离很不利。怎样斩断这个尾巴呢？我隐蔽在沈林如家的柴堆旁，用汤姆枪、卡宾枪连续几个点射，这个家伙听到自动武器扫射，自知这份“功劳”不好得，也就乖乖地卧在地上不敢跟上来。这样，我们就朝东北方向撤到桐桥王阿加家场头上，王家夫妇叫我们马上进屋。为了王家的安全，我们没有进屋而借了一只小船，由周阿三撑向十三坎。周是捕鱼出身，撑船是拿手，船象射箭一样，只听得哗啦哗啦水声，经几个转弯便到了十三坎。这时，敌人已被我们远远的甩掉了。上岸后在做牛头的老伯伯家里休息了一下，换了一只甬泥船向东转移到十二石头杨家宅瞿新奎家。瞿家是我们的老关系户，又是张世楼的亲戚，那里群众基础

好。当时的群众听说我们同敌人打了一仗，有的送来了衣服，有的送来了暖肚的热姜汤，东道主还烧了鱼肉、白米饭招待。

休整3天，张世楼的身体已经恢复，向亲戚借来了十几石米钱。我们拿了他借来的钱，当即告别了杨家宅乡亲父老返回部队，解决了部队经济上的暂时困难。

后来得悉，进攻我们的敌人是滨海乡自卫队。那天晚上我们虽有船进驻朱家宅宿营，可狗吠得很响，被坏人发觉警告保长马富宝。马又向乡长张耀忠报告。张得知后很高兴，认为渤海队人不多，王菊林、张世楼又在一时，消灭后可立头功。就电报区根据地派指自卫队，由马带路，急急忙忙的来进攻我们。结果一无所获。传说，敌人那边打得很凶的机枪为什么不响了哩！原来我们的射击子弹打碎了厕所上的瓦片，瓦片飞出来掉落在机枪手身上。他误认为中子弹，就不敢再扫射了。

我们搬走后，宿营地的朱榴官书伯遭受了极大的灾难，敌人把朱家宅洗劫一空，朱老伯被抓去受尽各种严刑，最后用几十百米的铁链托保长马富生保出。1955年朱老的病故，平安乡党委、政府很重视在经济上作了一些补助，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为支援过人民解放战争而受苦的基本群众的关怀。

◆王菊林

[illegible]

紳士吳士林被竊經過

1948年11月5日(家历十月初五)，天下着小雨。东乡洪庙头(现洪庙乡洪南村)肖兴奎正忙着给儿子肖金林举办婚事。肖家是老实巴结的自耕户，家境小康，为了给儿子结婚时热闹一番，专门请了阴阳老先生选了好日子，约了清音班，租了大红轿，摆了十多桌酒。为了光耀门庭，特地邀了远房亲属、肖金林的“寄爹”、社会名人吴士林光临证婚。当晚婚礼完毕，酒席伊始，突然来了四个不速之客，其中两

• • • • •

个身穿长衫，头戴礼帽的人，急步走至吴士林桌前，口称：“吴先生，兄弟有点为难事，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。”吴不以为然，一面连连点头称：“好”！一面向同桌打招呼：“去去就来”。不料，一出门就被那四人貌似亲热地挟持而走。吴太太见来人不熟和出门那个样子，预感事情蹊跷，但仍强打精神，叫大家继续喝酒，又悄悄叫人跟随了望。约半个小时，忽然听见门外不远处两声枪响，宴席顿时哄动，接着凶讯传到，在场客人几乎都惊叫起来：“是什么事呀？”

被害人吴士林，1902年生于平安乡渔洋村的一个地主家庭，1922年毕业于无锡师范学校，曾与管文蔚将军同班同学、同桌挚友。

吴士林为人有三个特点：一是虽出身地主家庭，但为人正派。在从事教育时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受到社会各界好评，卓有声望；在与人处事上有正义感，不论穷人富人，不管什么党派，有事去找他都能以礼相待，并尽力精助释难。还乐于做些“合作”事业，发放贷款，推广新棉种植，为当时民众所赞誉。二是虽登仕途，但不同流合污。他在任区长后，大量启用年轻、激进的正派人物充任乡、镇长，对地痞流氓、土匪恶霸嗤之以鼻，排斥那些老朽腐败的政客，为当时民众所称道。三是他虽在国民党败府任职，但不反共。他曾对知己者讲：

“国民党虽有坏人，共产党里也有好人，现在国民党执败，暴露的问题更多。”因此，明知物区内有共产党活动和有参加共产党的人，但不去加害，还任用思想进步的姚仁政（实为我地下党员）为四团镇副镇长，钱桂楼（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任新四军松沪支队镇导的南汇县第八区中队副，“文革”中迫害致死）为“合作社”理事，与朱伯英、张世楼均有过接触。特别是朱伯英小分队在四团外十三坎活动时暴露被围，姚仁政为不暴露身份面又想交接。对此，吴士林说：“这是张世楼、朱伯英的几个人”。言外之意，让他们跑掉算了。于是，由姚所率的四团自卫队则采取围而不攻，并设法让出通道，为他们晚上突围达到了交接的目的。

吴士林之被害，主要在于1947年春任县社会科长兼管“同善堂”后，触犯了地方一些土匪恶霸所败。

清道光十四年，知县杨本初发起，由社会名人林国宾、唐见山等

...4...

集资兴建了“同善堂”，杨本初亲笔题书“视为大同”四字匾额悬于正厅。而后，“同善堂”作为奉贤最大的慈善机构，历届政府对没籍的土地、财产均判作“同善堂”公用。到抗战前夕，总堂有房12间，下设南桥、庄行、阮巷、泰日四只分堂，有房28间，计有土地1600亩，由社会名人15人组成的理事会管理，将每年佃租收入的部分作为对穷苦人的施棺、埋葬、养老、济残、馈贫、施医等用，部分留作“开销”和扩展。抗战开始后，董事会名存实亡，管理权落在当地政客、恶霸手里。抗战胜利后，“同善堂”又被奉城地区的政客、恶霸徐谷生（浑名徐阿大）、潘泉生（浑名潘乱毛）等霸占，把“同善堂”视为开拓财源，作成作福的场所。

1947年3月后，吴士林作为社会科长，开始履行职责，管起“同善堂”来。吴针对“同善堂”财务混乱，决心整顿，用原共产党游击队干部钱桂楼任庶务，卡断了当地政客、恶霸的一条财路后，激怒了他们，纷纷说吴士林“不入调”、夺了“同善堂”权、时常鱼肉乡民，咬牙切齿地要“弄脱伊”。于是徐阿大、潘乱毛相勾结，由潘向其爪牙、土匪中队副苏祥根授意要杀害吴士林。苏虽心领神会，但苦于对吴不熟、路远，行动不便，迟迟不能下手。1947年农历十月初五，潘乱毛、徐阿大获悉吴士林在洪庙肖家喝喜酒。派苏祥根、王林根（小名奶末头）和顾才龙、张小弟等四人，到肖家即以有事商量为名，将吴连骗带拖到洪庙李家路口，这时，王林根听见塘外有人声，便举枪将吴杀害。解放后，据苏祥根交待说：“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吴士林，我们只知道徐、潘与吴士林为奉城“同善堂”的事有矛盾，假使我们不去，他们（潘、徐）要捉我们吃官司的。我们在弄脱吴士林时，他还给我们钱呢，我们不要；吴身上有金戒指、手表、钢笔等值钱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拿，打了两枪就走。”

吴士林被害案件发生后，国民党政府虽训令迅即缉拿罪犯归案，后将苏祥根妻子送上海警备司令部搪塞。这起草菅人命的案件，直到解放后方水落石出，苏妻被释放，主要罪犯伏法。

◇姜福庆

南桥包样丰糖果糕饼店

包德璋，南汇县周浦人，原在南桥镇东街与人合伙开设糖果店。

1911年拆股后，夫妻俩人在余庆桥南堍开设一开间门面的糖果店，取名“包样丰”。由于包德璋学得一手好手艺，夫妻俩起早搭夜，艰苦创业，很快就站住脚跟。不久，在店门口设一烘炉，现做现卖豆沙饼、鲜肉饺、百火糕、重阳节软糕，还让学徒带到茶馆叫卖以扩大影响。

时奉贤县署从奉城迁到南桥，流动人口激增，四乡富户纷迁南桥镇居住。包德璋为迎合这部分人消费，增加了质量高、风味独特的比较高档糕饼、糖果，吸引大量顾客，获利颇丰，业务蒸蒸日上。1925年，包德璋乘闵行渡船失事，店务由妻王爱金掌管。1932年，增添南北杂货，门面扩大到三间，内部工场亦初具规模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店。

该店全盛时期，有职工20多人，年营业额折大米5000多担，除前店后工场20多间房外，在中街、北街置产20多间。解放前，王爱金参与上海交易所，亏蚀甚多。随着时代变迁和消费结构变化，业务逐渐衰落，1952年工商登记仅3231元，职工减至7人，由于继承人经营不善，1954年歇业。

该店有糖果、糕饼两个工场，兼做各式梅子，自采原料，批发、零售兼营、有技术精湛的老师傅把关，产品精益求精，除供应本县消费，还饮誉金山、松江等市镇，历数十年不衰。

糕店行业流派较多，有苏式、宁式、广式、南式、京式等，包样丰属苏式，特点是选料考究，制作精细，花色小品种多，运用传统工艺，色、香、味、型俱佳，适合各种人口味。还根据不同季节，更换品种。该店经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1、重视质量，精益求精。聘用技术精湛的老师傅翟云川、江照义、王洪春把关。选料严格，糕粉采用上白阴元，制作糕粉堆伏半年，所制糕点不粘牙。饴糖用糯米自己加工，甜度足，无酸味。蛋糕全部用鸡蛋（鸭蛋有腥味），白糖要四半绵白。采用植物香料，如玫瑰花、桂花、薄荷、五香和甘草等，不用人造香精。配料严格遵守工艺规范及

粮、油、糖、蛋比例，粉蒸蛋糕按糖1斤、蛋1斤，面粉0.75斤比例，制成蛋糕松软有弹性，捏在手里压扁，放开仍可恢复原状，象海绵一样。制作精细，一丝不苟。苏式月饼先用酵面包油酥，用滚筒滚薄，卷起再滚，反复多次形成酥皮，再包馅芯，皮子层次分明，入口即化，吃口细腻。寸金糖工艺复杂，熬糖、炒馅芯、搅糖、灌芯、拉条、切断、蒸熟、拌磨，十余道工艺，多人合作，一气呵成，香甜可口，是春节待客佳品。

2、不断创新，增加花色品种。人们的口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季节的变化而变化，重糖、重油多食生腻，在椒盐燥片、一口酥配料加点精盐，甜中有咸，食之鲜美。春天有芙蓉糕、粉蒸蛋糕；夏天不绿豆糕、冰雪酥，吃在嘴里有清凉感；秋天以月饼为主；冬天寸金糖、浇切糖、猪油年糕、猪油皮糖、料花精。雪片糕有胡桃雪片、人物雪片。寸金糖内嵌猪油桂花。用酸梅酱、玫瑰酱作馅芯制成夹心粽子糖。每年春季青梅上市，低价收购，盐渍后制成梅干备用，成品有甘草梅，微咸、微甜、微酸，恰到好处，食后回味无穷，年产一万多斤。还有桂花玉板梅和清脆爽口的风雨梅等。

3、促销措施：采用前店后工场，批发与零售兼营，广设销售网点。前店后工场，随产随销，管理方便。每天下午在门市部增设现做现卖，各种糕点、鲜肉饺、一口酥等，趁热吃、甜中带咸，伴有葱香，别有风味。产品除供门市销售，四乡小店远及金山、松江，广设网点，利用航班船传递订货单，及时装货。对守信用店铺可以赊销，每户发一取货折，凭折取货，分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年终三次结算，各商店、摊贩皆乐于经营。

4、重视包装，印制招贴广为宣传。装猪油年糕、粉蒸蛋糕用竹丝黄篮头，糕饼用纸合，用深红腊光纸印上金字二行，一行为包样丰店名、一行为品名，为猪油年糕、重糖雪片、太史礼饼，逢时过节馈赠亲友，甚受欢迎，邻县各乡镇都慕名前来购置，起到宣传推销作用。

